

楔子

精品街上的一家精品店里，一个年轻的妈妈牵着一个五官端正的小男孩。

阳光照进精品店的落地窗内，小男孩与妈妈站在玻璃窗边，随着母亲的眼光停留在一整排精巧雅致的瓷器娃娃身上。

他轻轻摇着妈妈的手，“妈，这些是什么娃娃？好多喔，还都穿不一样的衣服耶。”

“这些娃娃都是新娘子啊，每一个国家的新娘子装扮都不一样，脸蛋儿也不同。”

“是像舅妈一样的新娘子吗？”

前些日子妈妈带他去了一个好热闹的地方，妈妈说那是舅舅的婚礼。有个新娘子好漂亮喔，妈妈说那是舅妈。他最喜欢新娘子了。

“嗯。”

“那她们都是舅妈吗？”小男孩把新娘子和舅妈



划上等号。

母亲笑出声来，“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会变成新娘子，项磊以后也会有一个自己的新娘子啊。”

“真的吗？像舅妈那样漂亮的新娘子吗？”他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新娘子呢。

母亲的笑声清脆脆的，抚抚他细顺的发说：“是啊。”

真的吗？新娘子是他的吗？他紧紧地盯着各个不一样的新娘子娃娃，突然专注起来。

这是世界各地的系列新娘玩偶，精致的穿着代表着当地的传统特色的服饰。

母亲瞧他这样专心，将他额际的发拨开，蹲了下来想逗逗他，“这么多不一样的新娘娃娃，项磊喜欢哪一个？是长睫毛金头发的新娘子？还是这个戴高帽子的新娘子？”

“我可以选？！”他瞪大眼问母亲。

“嗯，你选。”

他慢慢地、仔仔细细地再看了一圈，然后指了指其中一个穿着好漂亮好漂亮衣服的娃娃。

那细细的锈丝，红的却不刺眼的贴身裙摆，露出像妈妈一样漂亮的小腿。

“妈，就是这个，我最喜欢这个新娘子。”他谨

慎地决定。

“啊？”母亲很是惊讶，但随即眉开眼笑起来，抚着孩子嫩嫩的耳朵，“项磊知道这个新娘子身上穿的衣服叫做什么吗？”

他摇摇头。

“那叫旗袍，是中国新娘子穿的衣服。”

“旗袍……中国新娘？”

母亲很好奇，为何在这么多亮眼艳丽的娃娃中，儿子会选上这个雅致而纯净的中国娃娃，小孩子一般不都是喜欢纱裙双眼皮大眼睛的洋娃娃吗？

“你喜欢她哪里？”母亲与小男孩齐高地看着眼前的中国新娘。

他想了一下，看着娃娃白白的脸，鼓鼓的颊，黑黑的头发，还有……那好漂亮、好漂亮的大眼睛。

他停在娃娃单眼皮的眼睛上，认真而笃定地回答：“眼睛。”

呵呵，竟和他父亲一样。

母亲笑得更甜了，“项磊，那叫做单眼皮大眼睛。”

他看了看母亲，“单眼皮大眼睛？”

“嗯。”母亲的眼里流露出浓浓的爱。

“像妈妈的眼睛一样吗？”

叶小岚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1

夜晚的大学校园，晚风凉爽月色昏黄，除去上课前的时间之外，校园内见不着几个人影。前一阵子月黑站上传出有女同学在这停车场旁的林阴道上发生被强暴未遂事件后，夜里这里的行人就更少了。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聪明的女学生绝不会迟到或与人群脱离，她们多半成群结队浩浩荡荡，要不然也会尽可能避开偏僻的小道，走光亮的大路。

可偏偏就有一道慌慌张张的人影朝小路上奔来，不算高大壮硕的身子，斜背着厚重的黑色大包包，左手环抱着刚影印好的报纸剪贴资料，右手拿着矿泉水，细细的臂弯里还挂着未干的雨伞，咄咄咄咄，冲进了通往教室的长长的林阴暗路。

动作看来很快很紧凑，可是移动却不大。

“呼呼呼——”戴乔安越是急着想通过这条暗路，越是手忙脚乱迈不快步子。

黑色包包上的中国娃 马戏团裂平着嘴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很得意。

虽然笑得很不是时候，可是，她喜欢这卡通娃的笑容，简单鲜明，且挂着和自己一样的眼睛。

她举起手用力拍了一下 马戏团算是给自己鼓励，然后便低头一冲，心中暗数着秒数，祈祷十秒后安全抵达教室。

“冲啊——”

教室内会有成熟可爱的薇萍安慰她担惊受怕的心。

那是一路照顾她上大四的同班同学，要不然以她那胆小害怕、丢三落四、不甚精明的个性，怕是活不过大学四年，便被大学里乱七八糟的制度给赶出了校门。

像现在，她仍是勇于尝试另一样可能让她结束求学生涯的动作，虽然她还喃喃自语地鼓舞着自己：“会的会的，我定——会——安——全——通——过——小——路——”

跑跑跑，目前看来平顺又如意，眼看就要到达光明的彼端，她甚至瞧见了窗口的薇萍，啊哈哈，教授啊，我来了——

可一个不慎，她竟被地上一段废弃的木头绊了双



脚。

“啊——”

她毫不客气地吻上了湿泥地。

尖叫声传进了不远处正在上课的师生耳里，原本等在窗边心中就已万分忐忑的薇萍，一听尖叫声马上认出了出声者，“是乔安！”

几个男同学一听是戴乔安遇难，便急匆匆地奔出教室，安静的校园里顿时热闹非凡，连邻班都有人探出头来想赶去救人。

“乔安！”薇萍像支箭射了出去，冲锋陷阵的同时还伴着另一颗射出的“子弹”。

她一侧头才发现，是那个为乔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蓝元海。

“人呢人呢！往哪个方向跑了芽！”三秒后追至乔安倒地处，蓝元海眼冒红丝，问着还没爬起的乔安，眼睛大凸凸地盯着黑暗的树林，一副决不放过凶手的模样。

跌坐在地、痛得龇牙裂嘴的乔安忍痛吸着气，指着地上不远处的烂木头。

蓝元海一经指示，便像机器人似的冲进树林里。

捡完一地讲义的薇萍赶紧扶起咬着牙的乔安，看着她的一身泥，还似乎很愧疚地裂嘴苦笑。

“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乔安深表愧疚。

薇萍低头看见乔安皮包上的脏黑 ~~马戏团~~，狠狠地吐了口气，“你们两个的表情还真是如出一辙。”

“嘶——”擦伤痛得乔安下眼皮直发抖，但还是要问，“你说我和谁啊？”

“这个。”薇萍拍拍 ~~马戏团~~，帮她把背包背到自己身上，虽心疼她的伤势，可是那冷静中、心疼中，蕴含着风雨欲来。

嘿，有人似乎生气了，乔安和薇萍四年的同学可不是当假的，这点认知她很熟悉。

“哦——我也觉得像耶。”乔安深谙暴风雨前最宁静的道理，涎着张脸努力使自己镇定。

但是——风雨还是袭卷而来，在乔安头上下起了冰雹。

“像个白痴！你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是不是 ~~游~~你不知道这树阴道夜晚不能走是不是 ~~游~~若不是你嗓门大，也许明天的 ~~月游~~你就上头条了！你真的是白痴得会让我气死 ~~逃~~我不是叫你走正门那条路吗？！你到底有没有脑袋啊！啊？可恶的登徒子！如果让我遇上我一定一拳打昏他，第二拳顺便让他的命根子断掉！”

一连串的冰雹砸得乔安连痛都忘了，可是她还是止不住满脸的问号，“薇萍……”



“别装无辜可怜！而且不是我说你，你干吗又迟到？明知道迟到就危险，你还傻乎乎……”

“薇萍……我……”受伤者苦无发言机会。

“不用说理由，你那些理由我都会背了，你那个主管一样变态，根本是摆明了以奴役你为乐，天底下就你这个头号白痴，尽心尽力……”嘴巴上说着，这个刀子嘴的爱心保姆还是搀紧了受伤的乔安。

“薇萍——我……”乔安噘着嘴撒娇，将重量摆在“保姆”身上，考虑再三，还是觉得要说明白，“我……只是跌倒啦。”

“然后你又笨，又瘦得像根竹竿，连只蟑螂都……什么？你说什么？”刀子嘴总算停下了剁肉的声音。

“我说我是跌倒啦。”

什么？薇萍一脸的呆样，然后在下一秒想起了蓝元海。

“不是遇见色狼？！”

乔安摇头。

“你不是说色狼往那个方向逃了？！”这女人明明指着……

“不是。”睁着无辜的眼认真地摇着头，细细的手指往地上一指，“我是指那段死木头。”

啊咧——

“那蓝元海……”薇萍望着凶多吉少的黑暗森林。

“蓝元海？他来了吗？”

噢……薇萍暗暗在心里长吟了一声，同时划上一个十字架，蓝元海，我心与你同在。

我早该知道色狼也不会笨到拿这乌龙女试刀！

薇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算了，回教室去吧。”她若不是修养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怕早被这乌龙女气出黑血症来。

可是这乌龙女竟还问题多多！

“薇……薇萍，你刚刚说，你若是遇见色狼……你……你第二拳要让他那个……那个断……”乔安脸很红然后很认真地挽紧薇萍，“不要啦，这样要是碰到那个……那个……很脏耶……”

“戴！乔！安！闭上你的嘴！”

乔安听话地闭上嘴，她最怕恶势力了！可是三秒后她还是觉得不妥，一定要修改薇萍的观念。

“可是……真的很脏啊，用手去碰那个……”

“闭嘴！”

薇萍简直气出血来，这、这什么——她刚刚说了什么呀！

可进教室前，刀子嘴还是忍不住放开那个让她会



气死的伤患，弯下腰笑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她真被她给打败了，真的，而且被打败了很多次。



下课时间，两个女人躲开人群，来到楼梯间。

乔安拿出随身必备的紧急药包，在薇萍替她上药之余，掏出在公司不敢拆阅的信件，噙着嘴撕开来。

正在上药的薇萍瞄了一眼整齐正式的信封，上药的手没停，只淡淡地问了一句：“这么快又月底了？”

“嗯，今天二十八号。”

“老天，你妈的信真是比月事还准。”同窗四年，薇萍再没见过这样的母女关系，一个只要钱的娘，配上一个苦得要死还拼命寄钱回去的女儿。而她也已从刚开始的忿忿不平变为现在的处之泰然，虽然常常还会忍不住骂两句。

乔安皱了皱眉，希望好友别再这样说，她也很苦恼哇。

“啊——”乔安直想仰天长啸，狠狠地哭上一天一夜，“这个月已经省吃俭用了，还是存不到钱寄回去，呜……”

“那就别寄回去了！没钱寄什么寄！寄人皮回去啦！”薇萍简直觉得匪夷所思，天底下哪有这种母亲，不顾女儿死活，只会要钱，这女儿还半工半读耶！

“可是，她真的没钱……”

“她怎么不担心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学费！她不知道她女儿笨吗？能挣得了几个钱芽！她这样死要钱，哪像个母亲啊！”越想越气，她这种直肠子加上刀子嘴的人，根本不管劈的是不是人家的亲生母亲。

话这样讲好像是没错啦，可是……

乔安鼓起脸，像被吹了气的青蛙，一双眉皱得凄苦，“薇萍——你说的是我妈——”

再怎么样也别这样辣嘛！

“是是是，那是你妈，你们是血亲骨肉，而你我毫无关系，我最好闭嘴不说是吧芽！气人！”

乔安把颊上鼓鼓的气消了消，回不出什么话，只好低着眼睑，看信去了。

“甯看那么仔细啦，没一声问候的啦。”薇萍不怕死地再度踩上乔安的痛处。

这又是一项乔安不想想起的事实，她的母亲每个月的信件里除了催钱之外，从不问她的近况或安危，真的是连一句关心都没有。



可这一点，果然惹得乔安眼眶迅速红了起来。

这是她最难过的一点，她真的很努力寄钱回家了呀……

这下可让薇萍真的慌了，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乔安掉眼泪。唉，若真的流泪而愿意接受人家的资助也就算了，可乔安她却不，上次还曾为了薇萍要给她钱而大吵过，那次之后，薇萍只能在一旁冷言关心，再也不敢提给她钱的事了。

烦啊，这女人。

“喂……喂……拜托、拜托，我投降我道歉。韵云？别哭了、别哭了，你一个中国娃娃的样子怎么飙起泪来真是婆婆怜怜呀……拜托拜托你……别哭了。”

许久，哭干了泪的乔安才吸吸鼻子，可也没责备薇萍，只是凄惨地吐出苦水：“怎么办，我那个死老板根本不可能给我加薪水，而且我还只是工读生，又不是正式职员，怎么办？”

原来是在哭这个啊！害得薇萍还以为是自己惹得乔安哭成这样。

薇萍气归气，看着乔安，她无法放着不管，还是给她兜出了点苗头。

“嗯……”薇萍慧黠的双眼转了几圈，再细细看

了几眼乔安那成熟高挑的身材，喃喃自语：“嗯……说不定可行……嗯……不行不行，他凶得要死，乔安铁定会被他吓死……嗯……可是……”

薇萍反反复复地想来想去，根本忘了自己正在上药。

“薇萍！你在干吗？我整个膝盖都是红药水了啦。”

糟！她赶紧收手，三两下，速速将伤口包好，谨慎小心地盯着乔安。

“呃……乔安，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公司对不对？”

乔安看着一大坨的红药水，觉得脚上的伤口及红药水和薇萍的公司实在没什么关联。

“嗯，这么大型的百货公司谁不认识，可是这和我的脚……”

薇萍双手一拍，截断她的话：“说得好，我们管理部刚好有个职缺。”

重点！救星！哈利路亚！

乔安不再管红药水有多大的一片，像没受伤似的，一把抓住薇萍的手臂宛如抓住了一截浮木。

管它缺什么，她急急地回答：“我去！”

回答得又快又干脆，不错，薇萍点了点头，心



想：这可是你自己抢着来的喔。

“很好，就这么说定了，可是我们要约法三章，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若要公司上层保你工作，绝不能让人认为你是有关系或靠关系进来的，所以，我们要假装上班后才认识。”

乔安盯住薇萍的脸，努力思考了很久才想通，“薇萍，你是我的上司？”

“不是。我去拜托让你进来的人才是你的上司，他叫秦项磊，名字你不用急着记，而且尽量能忘就忘，省得做噩梦。”唉唉唉，若秦项磊看见这双眼……

这次乔安想得更久，噩梦？！“这……这有一点儿复杂喔，那……那我的工作是什么？”

“经理特助办公室柜台总机。”薇萍还想不出来其他附属名称，反正应该不太像人的工作就是了啦，可是，没别的法子了呀。

咦？

“这听起来怎么好像是两个工作？”

嗯，这次还不算笨，薇萍很认真地点点头，“是两个工作啊，你这个被你老板奴役得半死的人，不晓得现在公司的人事精简制度吗？”

乔安摇头。

“笨！就是能够两个人完成三个人的工作绝不请

第三个人，能够一个人完成三个人的工作绝不请第二个人，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最佳写照，所以现在在我们公司一定要懂这种数学问题。”

这更复杂了，她的老板一向不是这样讲，他说的是“能者多劳”，不是这种数学加减问题啊！乔安的细眉简直快要打结了。

“薇萍，我数学不太好，我看我还是不要去好了。”

“不行！”薇萍突然坚持了起来，“虽然我们公司那位经理的脸帅得让人想扁、个性贱了些、嗓门大了些，可是，我想这工作再适合你不过了。”她不得不想起秦项磊那虽帅却让人想杀的嘴脸……

“我……我还是不要去好了……”不知为何，乔安有种走入蜘蛛网陷阱的感觉。

可薇萍却斩钉截铁地盯住她那双单眼皮大眼睛，“不行，我说去就去，还有，不可你说你是在校学生，这样你才可以领正式职员的薪水——四万二。”早早解决她的经济问题比什么都重要。

“四、万、二？！”两倍耶！是她现在薪水的两倍耶！乔安摇晃着薇萍的身子，一个眼睛瞪成两个大，确定自己没听错。

一定要这样和她比眼睛的大小吗？！



薇萍点头附和，废话，这工作可不是人干的，所以若不是高薪吸引人，鬼才会来受那个秦项磊的茶毒。

“我去！一定去！”乔安霎时顿觉蜘蛛网是个错觉，未来一片光亮，这是春天来临的前兆。没有陷阱，没有，绝没有！

薇萍很是满意，看了看乔安讨人喜欢的外形，嗯，这样的办公室“门面”实在不错，让人赏心悦目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两对带笑的眼睛各自高兴了几分钟后，乔安想到了一个问题：“薇萍，那……那这样高薪的工作你怎么不做？”

这个……耶……

薇萍缓缓弹开，渐渐朝教室走去，拉开与乔安的距离，“呃……上课了上课了，啊，我的手机响了，再说再说。”随即马上装势拿起手机。

“可是那面试……”乔安紧跟上来。

“明天！”讲手机的人还分心得真是时候。

蜘蛛再度吐丝……



站在这个高耸在黄金地段上的巨型百货公司后门

的入口处，戴乔安还是忍不住拉着薇萍的手，看来她被这个很庞大的公司给吓住了。

“薇萍，我看还是……”她有想逃跑的冲动。

“再犹豫我就扁你！我可是上班时间溜出来带你来的耶！而且请记住四万二、四万二！请将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她拽着乔安便进了大楼。

我美丽的四万二啊！乔安深吸一口气，轻易地降服在金钱的诱惑里。

“那……我这样面试可以吗？！”牛仔裤、白栽恤，这……会不会太休闲了些？

薇萍可稳当了，“可以！只要你切记我刚刚告诉你的一点，别被他的脸给骗了那就一切韵运！他帅是帅，可是……嗯……”扁扁嘴，不知该怎么形容那个恶质的男人。

“你要不要明讲比较好啊。”乔安被薇萍这种吞吞吐吐吓得眉头都要皱到一块儿了。

“我就是还没偷到我刚刚告诉你的那张光盘嘛，要不然就放给你看了。”可恶啊，那可比璩美凤的光盘还值得珍藏咧，可偏偏她就是偷不到，气人！

“是你说的那一次面试？”薇萍刚说的，那位应征者竟色诱那个等一下她要去见的那个“很帅”的上

